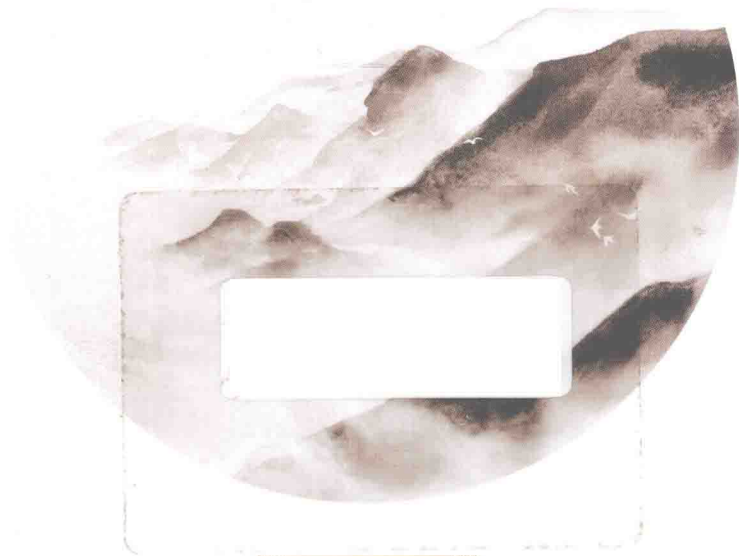


朵朵舞
作品



红颜乱

HONG YAN
LUAN



豪华典藏版

我不信命，这世间没有命。如果有，我也让它变成没有。
归晚，如有人夺你，我必毁之。

上

红鬃烈马

朵朵舞
作品

HONG YAN
LIU MA

上

豪华典藏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颜乱 : 全2册 : 豪华典藏版 / 朵朵舞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6023-4
I. ①红… II. ①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8523号

书 名 红颜乱·豪华典藏版
作 者 朵朵舞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王晓萌
责任 编 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王晓萌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388千字
印 张 32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023-4
定 价 49.80元(全2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上]

CONTENTS

第一章	夜入偏城	001
第二章	帝王燕	006
第三章	如霜少年	011
第四章	索格塔	027
第五章	夜宴	039
第六章	皇后之泪	057
第七章	生死一线	070
第八章	恍如隔世	079
第九章	画中美人	098
第十章	暗夜惊魂	108

目录 [上]

CONTENTS

第十一章	有所求	119
第十二章	离京	126
第十三章	何妨沉醉	132
第十四章	弩都之景	143
第十五章	夜劫	169
第十六章	情感	191
第十七章	情动	197
第十八章	后宫风云	214
第十九章	犹怜	239

目录 [下]


CONTENTS

第二十章	非莲	251
第二十一章	暗战	261
第二十二章	隐	278
第二十三章	囚月	290
第二十四章	深宫险境	301
第二十五章	玉碎	316
第二十六章	暗香浮动	333
第二十七章	扬之水	347
第二十八章	扶择	360

目录 [下]

CONTENTS

第二十九章	京畿风雪	388
第三十章	督城之围	400
第三十一章	星夜突围	424
第三十二章	归晚	440
第三十三章	元宵宴	451
第三十四章	战之罪	467
终章	银芒	478
番外	飞入寻常百姓家	482
番外	缘错	495



第一章 夜入偏城

正是初冬时节，天才亮，薄雾弥漫。世界是淡白的、朦朦胧胧的，特别的清冷，本来就是偏僻小城，越发显得萧条。

“孙二哥，孙二哥！”远处走来一个穿兵服、提灯笼的年轻男子，浓眉大眼，一副憨厚样子，哈着白气，冲城门口的兵卫亭叫喊着。

没过一会儿，兵卫亭里走出一个中年男子，看到门口的青年，臃肿的脸上顿时有了笑意，“我说谁呢，小苏啊，这么早就来顶班了吗？”

青年憨直地笑了笑，“是啊，孙二哥，值了一晚的班，累了吧？快回家吧，嫂子肯定烧了热水等你呢。”

孙二爽朗地一摆手，道：“小苏，守卫里数你最热心肠。你看你，家里还有个老母亲要你照顾，你这么早来干吗？大寒天的，离开城门还早着呢。”

青年走到兵卫亭边上，把手中灯笼一放，回过头，对孙二说：“孙二哥，我带了两口酒，你尝尝，天寒地冻的，暖暖身子。”

“就你小子懂我的心意，酒可是好东西啊……”

青年从怀中取出一个小葫芦，递给孙二。孙二一接手，发现酒还是热的，高兴得直笑，连忙喝了两口，放下酒壶，脸上有了红晕，“这酒真不错，好些日子没喝过这么够味的酒了，你打哪儿弄来的？”

青年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前些日子林将军路过时，随手丢给我的。”

此处是启陵国最为偏远的小城之一，既不是鱼米之乡，也不是军事要地，平时除了地方官，根本没什么官员会到此一游。然而前月，居然来了位京中重臣、国之战将，被誉为“启陵之墙”的林瑞恩将军。林将军的到来让整个小城都沸腾起来，虽然他只待了一日便离开了，仍旧给城中的百姓留下了一年也说不完的话题。

“是林将军啊。”孙二无限感慨的样子，“年纪和你差不多，却已经是堂堂将军了，真是少年英雄。”

“是啊，脾气也好，没有官味，真是个好将军。”

孙二又喝了口酒，蹲在兵卫亭外，浑身发热，一提起林将军，他不由谈兴大起，“说起来，真是少年英雄的时代了。如今京中握着重权的，无论是政权在握的楼澈丞相，还是拥有重兵的林瑞恩将军，都与小苏你差不多大，就连当今圣上，去年也才有第二个龙子，都是少年英雄啊。”

“楼丞相也这般年轻？我记得他当官有些年数了。”小苏不解地问道。

“小苏你不知道？楼相可是我朝最年轻的丞相。他当丞相时不过二十二岁光景，过了四年，眼下也不过二十六七的样子。年纪轻轻就权倾一时啊。”

“这么年轻……”小苏也感慨起来，“想必是个青年才俊。”想他见过的林将军，斯文俊美、风采出众，这样一推想，楼相必定也是少见的人才。

孙二听了这话，却是冷笑了一声。见小苏用疑惑的眼光看过来，他闷了口酒，徐徐解释道：“听说那楼相的确是个天人般的人物，可要是说到他的

人品，那可比林将军差远了——楼相玩弄权术，一手遮天，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这么说，他是个佞臣了？”青年问。

叹了口气，孙二这么回答他：“也不能算是佞臣。这么些年，也没听说他欺压百姓、搜刮民脂，只能说……算是毁誉参半吧。”

两人正谈得起劲，城门外出现一辆飞奔的马车。孙二和小苏都抬起头，一转眼，马车已经离城门只有百多米的距离。孙二站起来，摇晃着手中的葫芦，纳闷地看着那马车。大清早的，城门还没开，什么人这样急着进城？

马车比之寻常马车要大一些，样式普通，并不奢华，可是孙二一眼就看出来马车之内的人大有来头。那马车一般，可是两匹拉车的马却是少见，通体雪白、高大肥骏，更难得的是，两匹马竟是一模一样，连奔跑时的步伐都一样快慢。马车平稳，在不甚平坦的路上如履平地，速度也比一般的马车快上很多。

转眼间，马车已经来到两人眼前。赶马的是个中年壮汉，手中缰绳一拉，两匹马步伐一致地停了下来，训练有素，颇为好看。孙二更加确定心中想法，不敢怠慢，走上前去，“敢问赶车的大哥，现在城门还没开，这么早就要进城吗？”说着，孙二抬起头，看到赶车人的脸，顿时一愣。只见两道刀疤从对方的眼角划到嘴角，使他看上去十足凶神恶煞。

看到孙二错愕不已的表情，壮汉不以为意，反而展露一个笑容，对着孙二温声道：“官爷，我们想提前进城，不知道能不能行个方便。”

壮汉本就可怖的面貌挂上笑容后，显得越发狰狞，孙二心有余悸，好一会儿方回过神，“这个……恐怕不行。没有上头的手令，我们不能私自提前放人入城。”

壮汉显出为难的表情，大手挠挠后脑勺，“官爷，我们没有手令，但是我们绝不是什么宵小之徒，还请给我们行个方便吧。”

听到他们的对话，小苏走上前，对壮汉说：“这位大哥，你就别为难孙二哥了。我们只是守门的，没有上头的命令随便放人，是要担重责的。”

听到小苏这样说，壮汉一愣，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了。正僵持之际，马车里传出一道好听的女声，“楼盛。”

被唤作楼盛的壮汉立刻恭敬地下了车，伸手把马车上厚重的帘子打起来，动作中透着小心翼翼。

孙二和小苏情不自禁地一齐向马车里看去。

车里很宽敞，一个身着白色貂裘的女子半倚在其中的靠椅上，绸缎一般的青丝大半用银色的丝带盘起，余下的散在肩上。小苏没读过几年书，但是，看到马车里的女子，“国色天香”四个字就出现在了脑海里。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子。三分雅致，三分清艳，三分高贵，还有一分摄人魂魄。

车里的女子看到孙二和小苏呆傻的表情，淡然一笑，“二位官大哥，我们的确不是坏人，今日急着进城，是为了追赶快要出关的亲人，还请给予方便。”说完，伸出一只玉手，手心里躺着一个五两重的金锭。

美人一笑，真犹如冰雪初融，春花乍放，小苏看着对方手中的金锭，脑子像被雷劈了一般，热气上涌，脸涨得通红，“我、我们不是要钱。如果你们真有急事，那就过去吧，我们不是想敲诈钱财……”只恐自己被这个仙子一般的人物看轻了，小苏羞愤不已。

孙二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后也没说出口。

那女子露出丝诧异，随即把金子一收，笑道：“是我误会两位了，对不起，得罪之处，还请海涵。”

城门吱呀一声开了，一辆马车飞驰而过，转眼便消失在街角。

孙二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若有所思地转头对小苏道：“我们城大概要发生大事了。”

小苏一脸不解，“孙二哥为何这样讲？”

“年轻人，阅历少啊……”孙二拿起酒葫芦，又喝了一大口酒，像是对着小苏，又像自言自语：“那是极地雪貂毛做的衣服啊，全天下有几个人能穿在身上……”

小苏没有听清，追问道：“二哥，你说什么？”

孙二转过头，“小苏，你说，这天是不是要变了？”

马车飞奔在狭小的街道上，快而平稳。驾车的壮汉突然对马车内的人说道：“夫人，刚才为什么不拿出林将军给的手令呢？”

隔了半晌，马车里才传来声音，“这里虽然是偏僻地方，到底也是朝廷的势力范围，万一暴露身份，以他的势力，我们只怕难以出关了。”

壮汉听出车内女子口气中的无奈，马上转移话题，“说来也怪，这一路上，哪里不是伸手要钱，倒是刚才那两个小哥，分文不要，真是奇怪。”


“不奇怪，越是这种远离繁华的地方，越是民风淳朴。真是讽刺啊，没有了奢华的伪装，反而能拥有真实。”女子的声音渐小，终归虚无。

壮汉便也不再说话，寂静的街道上只听到车轮转动和马蹄踏地之声。

小镇的人们一定想不到，就是这阵马蹄声，把他们带到一场动乱时代的篇章中去。

史家这样记载：“时年天载四年，当朝丞相楼澈之妻，初冬离京，至边关，此为‘玉督之战’之源。”

后人将这场变迁称为“红颜乱”。



第二章 帝王燕

天载初年，一向深得民心的皇子郑琉登基为王。初春之际，百废待兴，颇有欣欣向荣之态。

今天是鸿福寺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香客云集，不仅有普通百姓来拜佛，就连京中的达官贵人也来了不少。更重要的是，据说京中最负盛名的两位美人今日也要来进香——翰林院学士的千金姚萤和京城提督的千金余归晚。曾有见过她们两人的学子这样评价：“一个是娇花照月，一个是弱柳扶风。”

一顶暗红色的四抬轿在鸿福寺最偏僻的广力殿门口停了下来。轿一落地，一个丫鬟走上前，伸手撩起幕帘，对着轿子里的人说：“小姐，我们到了。”

轿子里缓缓走出一个人。虽然早已见惯了小姐的容貌，四个轿夫瞬间还是有种空气被抽走的窒息感。

归晚从轿子里走出来，余光瞥见殿外竟还有另外两顶轿，心下有点讶异，不知道还有什么人也挑了这处清静避人的大殿。

淡笑了一下，归晚吩咐轿夫自去休息，转过头，带着丫鬟玲珑向殿内走去。

广力殿中早有小沙弥等候在侧，见余归晚和丫鬟两人徐徐走来，忙迎上去。在看清归晚的面容时，小沙弥怔了一怔，没想到天下竟有这样的美人。现在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达摩堂的师父要派年轻一辈中定力最好的自己来候门了。

定了定神，他对归晚行了个礼，“余施主，师父正候着呢，请跟我来吧。”

归晚点头，“还请小师父带路。”

三人往大殿中心走去，一路无语，更把这深幽的寺庙衬得庄重无比。转过弯，归晚意外地看到佛前除了立着达摩堂的弘远大师外，还有一男一女。虽然只是背影，但衣料华贵，气质不凡，只怕也是官宦人家。

弘远大师表情凝重，正和他们在说些什么；女子手中拿着一支签，看样子是正在解签；男子身姿秀逸挺拔，站在一边。三人都没有注意到归晚等人的到来。

执签的女子把签放在了桌上，站了起来，转过身，和归晚的眼神碰个正着。归晚一愣，那女子也是一愣，而殿内其余诸人，更是呆住了。

在场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幕。两个秀美绝伦的女子站在一处，一个倾国倾城，一个风华绝代。日月同辉，照得这殿内明亮无比。

一声温润的轻笑打破局面，归晚闻声看去，却不想这大殿上竟还站着这样一个耀眼至极的人物——那陪在解签女子身边的男子眉目温润，面如冠玉。

他带着笑意对身边女子说：“你看，我说得不错吧？”

就在几日前，他曾打趣她，“你自负美貌，却焉知天下没有一个能跟你一较高下的女子？”

那女子笑了，若春花齐放，却是对着归晚，“这位想必就是余小姐。”

归晚面上也带着笑，如秋月之韵，“姚小姐。”

两人都是一眼即看出对方的身份。姚莹向来自负，今日见了归晚也颇为吃

惊，正欲再开口，眼角瞥到弘远大师沉重的表情，便脸色一暗，露出忧伤之意。

归晚心下诧异，却也没有贸然发问，见姚萤向她点头，便也轻回一礼。姚萤再也没说什么，向着殿外走去。与归晚擦身而过的一瞬，归晚似乎看到她眼角隐隐带着泪珠。她身边那位俊秀男子依然带着笑，温文尔雅，只眉宇间有着一丝微不可见的无奈。

弘远大师抬起头，对着归晚露出慈悲和蔼的笑容，双手合十道：“余施主，今天是讲禅还是礼佛？”

归晚心里还萦绕着刚才那一对璧人的影子，不由突发奇想，答道：“我今日求签。”

弘远大师有点吃惊，深深看了归晚一眼，然后略低下头，刚才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

那女子名叫姚萤，方才，她求了一支签，一支上上签。从他出家以来，近四十年，只见过一个人抽到此签，正是前太后。其生前有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处于权力之巅。然而因牵涉太子案中，终是一杯毒酒葬送了一生。

今日再见这支名为“帝王燕”的签，弘远百感交集。传说中，抽到这签的女子是贵重至极的命数，甚或可成为影响朝堂的因素。前太后就曾玩弄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难道姚萤会是下一个王权的参与者？

这样美丽的女子又要走上那条权势之路吗？

“大师……”归晚轻唤。今天的弘远真是有点古怪，神情深沉，眼中竟有红尘中人才应有的悲哀之色。

弘远定了定神，看着眼前这个风华绝代的女子，声音沉稳地道：“既然余施主有心求签，老僧定诚心相解。”

归晚点了点头，“我相信大师。”弘远是当世高僧，以见解超远闻名，凡是他预言的，必定成真。

看着归晚跪到了佛祖面前，弘远站在一旁，摊开掌心，那支“帝王燕”就在手上。双手合十，他低低地念了声“佛祖宽恕，阿弥陀佛”。只见他合拢的双手中流下几丝细不可见的粉末，等他再次摊开手掌，手中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与此同时，一支签自签筒中落地。归晚捡起签，站起身，盈盈向他走来。在那一瞬间，弘远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个纯真美丽的少女拿着一支签向他跑来，让他这个辈分并不高的和尚解签，那支签……

帝王燕……

真的是帝王燕！

怎么会这样？弘远颤抖着接过归晚手中的签。这一刻，他几乎以为自己是出现幻觉了。鸿福寺的签每支不同，这支签，刚才分明已经被自己用内力化作齏粉，怎么现在又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他不敢置信地仔细看那签，可分明就是那支“帝王燕”！

归晚吃惊地看着弘远大师，从没见过他这样。他是得道高僧，永远睿智而沉静，今天他一再反常，尤其是刚才接过签时，那表情简直像看到什么鬼怪一般。只听他嘴里喃喃念道：“帝王燕，怎么会是帝王燕……”

丫鬟玲珑走上前，想把归晚挡在身后。看弘远大师的样子，莫不是疯了吧？

归晚摇摇头，示意玲珑退下。

又过了片刻，弘远才镇定下来。他长叹一声，对归晚和蔼地说：“余施主，这签，老僧解不了。但是老僧有一个故事，不知施主可愿一听？”

归晚点了下头。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她觉得弘远大师的眼神依然有点涣散，在略带疯狂的举止之后，他虽已恢复了平日的镇定，但是突然之间，像老了十几岁。

弘远伸手招来一直站在不远处的小沙弥，“你也一起来听。”不等小沙

弥回话，他带着笑容，开始徐徐讲述他这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故事，“这签，名叫‘帝王燕’。三十多年前，有个女子……”

九月金秋，黄道吉日，这是当朝首辅楼澈楼丞相娶妻的大日子。何况娶的还是天下有名的美人。全京城都在为这件事议论纷纷。

余家的后宅里人来人往，奴婢们忙作一团，但是脸上都带着欢乐的表情。

“玲珑，”归晚唤着贴身丫鬟的名字，“我的嫁衣呢？”她神情自若，丝毫不见新嫁娘的欢喜和羞涩。

“小姐，嫁衣在你身后的那个柜子里呢。”玲珑闻声在屋外应道。人如其名，归晚的这个丫鬟乖巧懂事、行事圆滑，颇有八面玲珑的架势。

归晚站起身，打开身后的柜子。果然，一件精致美丽的红色嫁衣摆在眼前，她伸手轻抚上面精巧的绣纹，这一针一线都蕴涵着这世上最美好的祝福和心愿。

没有多余的时间感叹了，吉时很快就到。她伸手拿起嫁衣，就听嘶的一声，嫁衣居然被勾破了一道长约两寸的口子。玲珑听到声音，立刻走了过来，正要伸手接过归晚手中的嫁衣，就瞥见归晚眼神定定地看着衣柜。玲珑不解，也顺着归晚的目光看去。衣柜里什么也没有，除了那支半年前求来、没有扔掉的签——“帝王燕”。

回想起半年前听的那个故事，玲珑有点生气地拿起那支签，嘴里嘟囔着：“这支不吉利的签，还是不要了。”说完，就随手扔出窗外。

归晚并不阻止，笑了笑，对着玲珑道：“好了，现在想想怎么补救吧。”

主仆二人拿出针线，忙碌起来。只是不自觉地，归晚偶尔会看向窗外，若有所思。